

书可果腹

○李坤

书是可以果腹的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每到饭点，肚子就咕咕地叫，像养了一只不安分的小兽。母亲在灶间忙碌，柴火哔剥作响，铁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，那声音比什么曲子都动听。可几碗下去，肚皮撑圆了，过不了多久又瘪下去。那时候我懂得了，吃饱是一回事，耐饿是另一回事。

后来读的书多了，才慢慢明白，原来肚子会饿，心也是会饿的。心的饥饿不像肚子那样叫出声来，它安静得很——只是觉得空，觉得慌，觉得日子像一张白纸，翻过去是白的，再翻过去还是白的。那种空，用饭菜是填不满的。再丰盛的宴席，吃到嘴里是香的，落到胃里是实的，可心里那一片空白，依然荒芜着。这时候，就需要书了。

我真正体会到“书可果腹”，是在一个冬天。那年我寄居在城郊一间租来的小屋里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每天傍晚从打工的地方回来，天已黑透，屋里冷得像冰窖。我拧开台灯，昏黄的光洒下来，勉强圈出一小块暖和的地方。晚饭常常是一碗挂面，清汤寡水，几片菜叶浮在上面，像漂着的几叶孤舟。吃完面，肚子是饱了，可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。那种缺，不是饿，是另一种空。

这时我从枕边摸出一本书来——是《庄子》。“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”，读到这里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肚子也不那么空了。庄子说的那个“果然”，是饱满的样子——不是吃撑了的饱，而是一种充实、一种满足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书里的字，是可以吃到肚子里去的。

从那以后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：每到

心慌意乱、度日如年的时候，就找一本书来读。不挑，不拘是什么，抓起一本就从头翻起。有时候是唐诗，有时候是小说，有时候是一本破旧的杂志。读着读着，心就定了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那种感觉，和吃饱了饭是一样的——踏实、安稳，觉得这一天总算没有白过。

我想起叶文玲在《我的“长生果”》里说的话：书是人类的“长生果”。这个比喻真好。粮食养的是身子，书养的是魂。身子饿了，吃米吃面；魂饿了，就得读书。可粮食吃下去就没了，书却不一样——你读过的每一个字，都会在心里生根，长出新的枝叶来。我少年时读过的那些书，如今许多内容已经记不清了，可它们留下的东西还在：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，一种面对困境的态度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底气。这些东西，和一日三餐吃下去的米面一样，变成了我身上的骨血。

有一回，一个朋友问我：“你成天看那些书，有什么用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就像你每天吃饭一样。”他笑了，说吃饭能饱肚子，看书能饱什么？我说：“看书能饱心。”

如今已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，可心的饥饿还是常常来敲门。工作忙了，琐事多了，人像一只陀螺转个不停，停下来的时候就觉得空落落的。这时候我照例找一本书来读，哪怕只读几页，心就安了。

书可果腹，这话不是比喻，是实实在在的体会。米面果的是一时的腹，书果的是一世的腹。那个“腹”，不在肚皮上，在心里头。

父亲带我读书的时光

○柳凤春

在当今大多数人都被方寸屏幕牢牢吸引的时代，我总忍不住回想起与父亲共读的温暖时光。儿时的乡村没有图书馆，只有淡黄色的砖墙，偶尔去一趟镇上，看见书店里的店员，便觉得那是世上最幸福的人——可以坐拥一屋子的书，日日与文字为伴，那间屋子仿佛也散发着岁月沉淀的诗意。

儿时读书，见别人偷懒，我也跟着学如何耍滑。父母没什么文化，起初并未察觉，可日子久了，父亲还是看出了端倪。他没有责骂我，而是想了一个办法——让我每天跟他讲一讲，从书本里学到了什么。最初几次，我站在父亲面前，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窘迫得很。为了完成这份“每日一报”，我不得不认真听课、仔细读书。渐渐地，我不再是为了应付父亲，而是真正被书中的世界吸引住了。给父亲讲的内容越来越有质量，我的学习成绩也悄然提升。正是父亲的“每日一报”，将我引入了充满书墨清香的世界。

学校的老师办公室里，各种绚丽多彩的书册封面牢牢吸引着我，老师墙上挂着的那句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让我精神为之一振。从那时起，我对书籍产生了更深的向往。

后来，父亲常常带我到镇上的书店，让我自由选择阅读。上小学的我识字不多，只能选一些字少图多的连环画。看到热血沸腾处，我手舞足蹈；读到悲感伤感处，我泪流不止。我流连在一幅幅精美的图画中，沉醉在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里。这些连环

画，成了我最早的人生观启蒙老师——教会了我关云长的忠义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、岳飞的精忠报国。它们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最初的文学种子，日后慢慢萌发、生长。

小学时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书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是一个智者，是孤独时灵魂的伴侣，是指导人生方向的航标。”我把它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，一直记到今天。后来，我渐渐喜欢上读小说，薄薄的纸页仿佛还带着父亲的体温，带着我走进不同的文学场景，让我读书的欲望越发强烈。书中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和令人捧腹的诙谐桥段，点亮了我的文学梦想，让我对文字如痴如醉。

上初中后，我痴迷于金庸和古龙的刀光剑影。家里条件并不宽裕，可父亲依然咬牙为我买了《平凡的世界》。那本书让我看到了生活的艰辛，也让我懂得了奋斗的价值。后来，我又迷上了鲁迅先生的杂文，他是让我始终保持清醒的作家。在名家名作的熏陶下，我思想活跃、思如泉涌，一篇生动有趣的文章、一个蕴含哲理的故事，常常顷刻而就。我终于明白，读书就是一把打开写作思维之门的钥匙，让我在书籍里找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

父亲识不了几个字，可他对文字的敬畏与向往，让我的思想日益丰盈，让我努力去做一个有涵养的人。这便是阅读带来的成长。父亲引导我读过的书、扶我走过的路，最终都成为我身体里最坚实的骨血，和思想中最明亮的光。

连载(8)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唉！

谢榛抱头蹲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谢榛埋头苦想之际，两个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谢榛站起来，看到两个健壮的小伙。两个小伙目光直直地看着谢榛，一言不发。

弟媳责怪，说，看到大伯、大娘，也不知道打个招呼！

直到这时，个子稍高的一个才说，大伯、大娘来了多大会儿了？

谢榛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个子稍矮的一个便用着急的口气说，娘，做完饭了吗？饿了。

没有。

谢榛说，两个侄子干活累了，饿了。这好说，留下你娘在家看护你爹爹，你们随我去大街饭馆里吃饭吧。

谢榛走出屋门，在屋西往北一看，看清院子已被一道砖墙隔开了。房子虽然还是谢榛在家时所住的房子，但房顶上没有一根青草，青瓦泛着些许光泽。

同情与怜悯，像一把乱草塞在谢榛心间。他大步在前走着，妻子、侄子紧赶慢赶追上。

谢榛有点生气地问，你爹没让你们上学吗？

老大说，我上了三年，弟弟没上。

看着两个表情木讷的侄子，谢榛心里很乱。

随便找了一家饭馆，谢榛要了三荤一素四个菜，一堆包子。两个侄子见了，像抢东西似的拿起包子，三口两口吃下。随即，右手操起筷子，香香地吃肉吃菜。

谢榛吃了一个包子，一点青菜。妻

子连一个包子都没有吃下。

谢榛等侄子吃完，便问，你姑爷爷、舅伯伯，他们可好？

老大说，姑爷爷已经去世了。两个舅伯伯六十多岁，还好。

谢榛夫妇与两个侄子回到家里。谢榛掏出一百两银票，递给弟媳。谢榛说，我过得也不是很好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。给你这一百两银子，为我弟弟看看病。要是能让两个侄子做点小本生意，最好了。

弟媳说，你的两个侄子，不是做生意的料。

谢榛说，我与你嫂子去看看两个周家表兄。

老大说，大伯，我带你们去吧？

谢榛说，不用了，你们还得干活。

老大说，是得干活。

我与你大娘两个去就是了。

周庄在临清城南。谢榛雇上两乘轿子，坐上去，悠然而行。现在的谢榛，让家中境遇弄得浑身无力。他没有想到，一向少病少灾的弟弟，怎么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呢？

到了周庄，先见到周平基。周平基老了：六十多岁的人，走路已是一步三挪。眼神也不济了，看了半天也没有认出谢榛夫妇。

周平基的两个儿子已是分家另过。周平基一个人住在老宅里，自己胡乱做些饭吃。

让谢榛悲哀的是，表哥对他这个表弟离开临清之后的生活，一个字也不问。好像谢榛一直生活在临清，经常见面似的。

谢榛叹息一声，与妻子向周时隆家走去。

周时隆比谢榛大一岁，境况比平基要好一些。表嫂还在，虽然走路慢慢的，但还能做饭。

周时隆的脑子虽然清楚，但说话怪异。他说，表弟，听说你娶了两个小妾，怎么没有带来？

你听谁说的？

大家都这样说。

赵王赏赐我一个姓贾的歌姬。这事与我无关。

与你无关？那赵王怎么不赏给我呢？

谢榛笑笑，没有说话。

谢榛看看天色，是半下午的时候。就说，我还想见见王南村，表哥再见吧。

周时隆说，晚上在我这吃饭吧，吃饭后再回城里。

不了，天还早，我们走了。

周时隆与妻子送谢榛夫妇至大门口。周时隆说，快二十年了，闹着玩吗？对了，表弟，孩子们都成家了吗？

成了。

王南村虽然长谢榛十岁，精神却是饱满。他看到谢榛之后，拍手说道，我说今天喜鹊一直叫呢，原来是贵客到了。

王南村请谢榛夫妇坐下。一个丫鬟过来沏茶。正说话呢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走进来，说，爹，这是哪里来的客人？

王南村说，你忘了，这就是谢榛谢先生，现在成了大诗人，从安阳回来的。

王公子一惊，说，原来是谢叔叔。小侄向您问好。元灿、元辉他们，还好吧？

还好，都娶妻生子了。

王公子说，爹，别在家里坐着了，往运河酒楼吧，我要请谢叔叔好好喝两杯。运河酒家。

王南村把谢榛夫妇让至上位，然后对儿子说，好酒好菜只管上来，今天我与你谢叔多喝两杯。

王公子与跑堂商量了一会儿，便端起茶壶，先给谢榛夫妇倒水，后给父亲倒水。

谢榛说，老兄这样热情，让我不好意思了。

王南村说，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。老邻居了，走了那么多年，回来看看，我能不管个饭？

酒菜陆续上来。谢榛一看，很丰盛。有些菜品与二十年前差不多。看着美味的菜品，谢榛想到美好的少年时光。这样，他的酒兴便上来了。

时间不长，谢榛便喝到了半成酒。

谢榛想到两个侄子的愚笨神态，便说，我弟弟一家，还得仰仗王兄帮衬。我没有想到，一家人过得这样穷困。

王南村说，你弟弟谢松是个好人，务庄稼那真是一把好手。不想，竟然得病躺下了。两个孩子，就那个样。每年我除了应给的工钱外，还给他们一千斤粮食。这样，差不多够他们吃的了。

见人家王南村如此仁义，谢榛只有感激的份儿。于是，谢榛便敬了王南村一杯。

王公子给谢榛倒酒，说，谢叔叔，听说赵王把你当成座上宾，面子很大，以后有事，我还得到安阳找你。这样，谢叔叔，我给您老端一杯。说完，把谢榛的酒双手端起。谢榛接过，一口干了，说，赵王对我是不错，但你也许知道，王爷是不能干涉地方政务的。我与安阳的地方官，关系也马马虎虎。话说回来，你到安阳，只要我能办的事，绝不推辞。

(未完待续)